



紅色少年

HONGSE SHAONIAN

7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C $\frac{4}{4}$

边区儿童

(流传在平西抗日根据地)

$\dot{1} \cdot \underline{5} \ 6 \ 5 \mid 3 \ \underline{2} \ 3 \ 5 - \mid 6 \ 5 \ 3 \ 5 \mid \underline{3} \ 2 \ \underline{1} \ 3 \ 2 - \mid \dot{1} \ \dot{1} \ 3 \ \dot{2} \cdot \dot{3} \mid$

边区儿童真正好 年纪青青本领高 清早起

$\underline{\dot{2}} \ \dot{1} \ \underline{6} \ \dot{1} \ 5 - \mid 6 \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6} \ \dot{1} \cdot \underline{6} \mid 5 \ \underline{3} \ 5 \ 2 - \mid 3 \ \underline{2} \ 3 \ 5 - \mid 5 \ 5 \ 5 - \mid$

去上学 学识字 学体操 回家来 帮父母

$\dot{1} \ \dot{1} \ \dot{1} \cdot \underline{7} \mid 6 \ 6 \ 6 - \mid 3 \ 5 \ 3 - \mid \underline{\dot{2}} \ \dot{1} \ \underline{6} \ \dot{1} \cdot \dot{2} - \mid 6 \cdot \dot{1} \ \dot{2} \cdot \dot{3} \mid$

上山坡 去割草 到村外 去送信 在路口儿

$\dot{1} \cdot \underline{6} \ 5 - \mid 3 \ 3 \ 3 \cdot \underline{5} \mid 6 \ 6 \ 6 \ 0 \mid 3 \ 5 \ \dot{3} \ \dot{2} \mid \dot{1} \ \dot{2} \ \dot{1} \ 0 \mid$

查路条 又演戏 又跳舞 文化娱乐呱呱叫

$5 \ 5 \ \dot{3} - \mid \underline{\dot{2}} \ \dot{1} \ \underline{6} \ \dot{1} \ \dot{2} - \mid 6 \cdot \dot{1} \ \dot{2} \cdot \dot{3} \mid \underline{\dot{2}} \cdot \dot{1} \ 6 \ \dot{1} \ 0 \parallel$

别看我年纪小 抗日工作作的好

(北京市宣武区少年之家搜集)





紅色少年 第7集 1959年12月出版

目 录

勇敢者的道路..... 苏联 米哈依尔·柯尔顺诺夫译 (2)

涅仁城的米沙..... 苏联 Б·叶美里扬诺夫译 (21)

冀中儿童团革命斗争故事

小刘庄儿童团的故事..... 张村庚 (25)

冀中平原的小姑娘..... 高宏良 (42)

张小明..... 张玉香 (46)

小英雄竺一功..... 张芳俊 (49)

楊小勇..... 李志克 (51)

刘志丹少先队..... 刘不诤 (58)

真正的矿工..... 梅培时 (83)

展翅高飞..... 楊世军 (93)

边区儿童 (歌曲)..... (封二)

拣柴 (照片)..... 张 文作 (封三)

勇敢者的道路

苏联 米哈依尔·柯尔順諾夫 作

溫 乃 錄 譯

……1942年。

南方的尼古拉耶夫城被法西斯强盜占領了。城市虽然失陷，但是人心并没有屈服。地下組織“中央”一直在繼續着反法西斯匪徒的斗争。

在这个組織里，除了成年的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以外，还有少先队员，少年列宁主义者——維嘉·霍敏科和舒拉·柯別尔。

他們什么工作都做：往返奔跑当通信員啦，張貼苏軍司令部的战报啦，調查德国鬼子的燃料庫和粮仓的所在地啦，打听那些經過城市的法西斯各团、各师的番号啦以及帮助受伤的战士們到游击队那里啦等等。

1. 警 犬

德軍特务队的人，都是穿黑衬衫、系黑領带，戴黑船形帽的，他們到处搜捕地下工作者。

悶声不响的、面孔阴沉的士兵們走遍了市区的大街小巷。

特务队长施里芬是个細高条儿，面上显出一种病态的蒼白。在他的身左边跟着一条猎犬种的狼狗。

这只狗很象它的主人，也是干瘦的，长着四条小细腿。因此，它的样子看起来是神经过敏的、虚弱的。

这条狗是从德国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养殖场运来的。

特务队长施里芬亲自来教练它，训练它的凶恶和残暴。施里芬认为这两种特性不仅是警犬的，而且也是他队里士兵的主要特性。

每天早上，特务队长的勤务兵都用刷子把狗毛梳理过，用小块呢子给它擦身，按摩它的皮肤。此后，特务队长便把它带到审讯被监禁的人的盖世太保楼里去。如果被监禁的人拒不招供时，他就用这条狼狗胁迫他们。

他在狂怒之下，总是用命令语气厉声对狗大喊大叫：

“去抓！”

于是，那条警犬便扬起干巴巴的嘴唇，露出獠牙，朝那个受尽折磨的人扑去。

特务队长注视着这种情景，透过咬紧的牙缝说：

“去抓！去抓！”

然而，无论是特务队，还是特务队长和他的警犬，都对俄罗斯人们无可奈何。在城中，依旧有苏军司令部的战报出现；被服仓库和粮仓仍然被浇上汽油点火燃烧了，铁道桥梁和汽车还是经常被炸毁。

2. “东方”食堂

维嘉·霍敏科在盖世太保军官的“东方”食堂里当上了厨师助手。

他能够在这个食堂里找到工作原是非常意外的：厨师长哈别尔要挑个俄国孩子当助手，他看上了维嘉的机灵，所以就

把他留在厨房里。

維嘉的职务是：刷洗鍋罐，燒飯，切白菜，磨芥末面和搬垃圾桶。

現在他已經打進蓋世太保軍官中間了。常常從廚房的窗口偷聽他們的談話，記住那些最特殊的言語和感嘆語氣，等事后好查字典弄清楚。

維嘉在哈別爾面前必恭必敬，顯得非常馴服。廚師長就喜歡這一套，他時常拍着維嘉的肩膀嘖嘖稱贊他。

有一次，哈別爾讓維嘉脫掉工作衫進飯廳去，這一點在以前是絕對禁止的。

哈別爾帶維嘉走到飯廳的一個小桌子旁，在桌邊坐着個蓋世太保尉官，他制服上釘着銅十字和兩把交叉在一起的劍。

哈別爾指着維嘉點了點頭，對尉官說：

“就是這個孩子。”

“好極了！”尉官簡短地回答。

原來，他忘了讓信差把一個包裹給某人送去，現在維嘉得跑着送一趟。

“不過，要趕快啊！”那尉官邊說邊把個包裹遞給了維嘉。

維嘉點點頭，意思是一定送到。

就這樣維嘉不僅是“東方”食堂厨房里廚師長的助手，而且也成了蓋世太保司令部的信差了。

維嘉從蓋世太保軍官手里接到的那些包裹，首先被送到“中央”本部去，在那兒人們切下火漆印，巧妙地把包裹拆開，將文件抄錄下來，再把包裹封住，然後維嘉才按照指定的地點把它們送去。

在“中央”本部里，有關德軍部隊和他們作戰計劃的重要

偵察資料收集得越來越多了。

3. 一节竹竿

有一回，“中央”本部把維嘉緊急地叫了去。

在司令部里，人們介紹他和舒拉·柯別爾相識了，那一個也是參加地下組織的少年列寧主義者。

這次任務特別重大：維嘉和舒拉要越過前綫，到“大地”那邊自己人那里去，然後再到莫斯科，把情報呈交游擊隊總部。情報么，就是“中央”本部所收集的那些偵察資料。

在“中央”本部里，大家商議了很久，一直在考慮該派誰去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終於還是決定了派維嘉·霍敏科和舒拉·柯別爾去，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合適的人了。

維嘉和舒拉已經成了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而主要的，還因為他們是孩子，德國鬼子對他們會比對成年的行路人少注意些。

一清早，維嘉和舒拉就上路了。

到前綫去要走过很長的、艱難的道路：要穿過燒光了的村莊，破壞了的城鎮和小車站，而且到處都是法西斯的新秩序。

“站住！”一個戴鋼盔的德國兵從崗棚向大路走了過來，喊道。槍刺緊對着孩子們的胸口。

“啊呀！叔叔！”舒拉大聲哭訴起來。“丟了一頭奶牛。帶花斑的，一頭瘸了前腿的奶牛。”

“是啊，奶牛！”維嘉說着就用手指在頭上作出犄角的样子。“奶牛。哞——哞！”

槍刺仍然在對着胸口。

“媽媽揍我們哪！”舒拉叫苦說。“她說，把奶牛找回來，你

們把它赶到哪儿去了？”

“可是它这該死的東西是自己溜啦，”維嘉隨聲附和地說。
“我們并沒往什么地方赶它，它一瘸一拐地溜啦。”

“它的腦門上有个苹果大的圓斑点，”舒拉補充說。“是火紅色的。”

雨下得挺大，那个德国兵早就不耐煩在大路上淋着，听这两个衣衫襤褸的孩子哭哭啼啼地訴苦了。何況，在孩子們手里，除了一节釣魚的竹竿以外，值得自己留下，或是以希特勒軍隊的名义沒收下来的東西一件都沒有。



他朝一个孩子的后脑勺打了一拳，又用皮靴踢了另一个孩子一脚——这是規矩——就回到他的崗棚去了。

舒拉和維嘉又哀号了几声——孩子們这么做也是規矩——然后就不慌不忙地朝前走了。

头一个夜晚，他們只好在野地干草堆里度过。

到半夜雨停了，空中繁星点点，晶瑩欲滴。可是，地平綫上，烏云还象浓烟一般地低垂着。在远远的村落里，黑压

压一片，没有一点光亮，犬吠声也渐渐停息了。

孩子們躺在干草里，暖着身子，在入睡前他們談了很久，后来，终于睡着了。

天将破晓，寒冷袭人。維嘉又往干草堆里鑽鑽。他被高声的談話惊醒了。

“这有什么关系？也就是睡了个觉唄！”他听出来了这是舒拉的声音。

有个人在反駁他：

“我已經听說睡覺的事了。你最好是照直說，三更半夜你想在野地里干什么？为什么你把干草弄散了？”

“不想干什么。您說在野地里該睡在哪儿？”

“你甯跟我廢話。我們見村长去。”

維嘉本想爬出来給舒拉“帮帮腔”，可是，就在这当儿，舒拉却大声說道：

“要是世界上仅仅有我一个人，——那么，对所有的人来说，我就是陌生人了，那么，也只有在于草里躺着別动了！”

維嘉心中明白，这是舒拉讓他躺在干草里別动弹。可是，猛然間他想起来了：竹竿呢？那节釣魚竿呢？在哪儿呀？

維嘉小心翼翼地扒打一个縫，瞧見了他的朋友。在他朋友面前站着一个穿棉衣的大高个子，腰上別着一把帶皮鞘的刀，袖子上还有臂章。哼，不消說，准是个鬼子的警察！

那节釣魚竿就插在舒拉的褲袋里。

維嘉屏住了呼吸，等着看后事如何。

突然，舒拉怒冲冲地喊了起来：

“你糾纏我干什么？想搜查么？那你搜好了！你把我也当成游击队员了。”

說罢，他迅速地把个个口袋都翻了过来。釣魚竿掉在地上了。从口袋里撒出来的是：鉛笔、放大鏡、釘子、一块干餅和一个葱头。

那警察呼哧呼哧地踢了几脚——在孩子抖落出来的这些破烂里翻寻不出什么来，——不过，他仍然还是抓住舒拉的胳膊說：

“也許村长先生会看出你是哪儿飞来的鵝。”

“也好！那么就讓他看去吧，”舒拉同意說。

現在維嘉放心了：最重要的事成功了——釣魚竿留在原地啦。

当警察和舒拉消失不見的时候，維嘉馬上从干草堆里爬出来，把釣魚竿拣了起来。

……村长先生，头发蓬乱，面色阴晦，坐在桌子后边。在他面前放着个大瓶子，这瓶子的瓶口細长，所以村里的人都管它叫做“仙鶴”，“仙鶴”瓶里装着暗淡无光的甜菜酒。它旁边摆着个盛有沒腌透的李子的湯盆，还有个因天长日久而变暗的大肚銀坛。这小房舍里鋪满了新草，墙角上挂着几瓣子大蒜和芹菜。

“你来干嘛？”村长問警察，一边用他那因喝酒过多而浮肿的眼睛慢条斯理地扫了他一眼。

“是这么回事，費奧方·柯尔涅耶維奇，这是我在田野里抓来的。”警察說着就把舒拉往前一推。

“那又怎么着？”

“他在干草堆里睡覺哪……我搜查过他了，身上带着釘子、鉛笔、葱头……”

“葱头！”村长拍了下桌子。“你两个肩膀上扛的并不是腦

袋，也正是个葱头！我讓你抓的是那些不愿意在德国人那儿服劳役而逃跑的，或是和游击队通气的人哪。”

“也許，他是游击队的通信員或是密探哪？”警察一再不停地說。“这是个外来的小伙子，不是咱們这个地区的人。审讯他才好，費奧方·柯尔涅耶維奇。”

村长蹙着額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往坛子里倒上酒，招呼警察过去。

“坐下。你說的对，應該审讯一下。”

这当儿，一个胖胖的、高高的女人走进小房舍来，她穿着条灰色系寬帶的有褶裙和一件印花布的外衣，袖口卷了起来。

她瞥了眼村长、警察和那只“仙鶴”瓶，两手往腰間一叉，气哼哼地說：

“又喝酒啦？費奧方，我可要用擀面杖敲碎你的脊梁骨了，我不管你是不是村长。”

这时她一下子看見了舒拉。

“哪儿来的这么个小流氓？把屋子都給弄脏啦。”

舒拉听了，立刻朝門口退去了。

“給我滾出去！”

那个女人把舒拉推出門口，将門砰的一声关上了。

舒拉感到十分庆幸，他竟这么意外地摆脱开了审讯。他匆匆从村长的院子走到街上去，这会儿，他听到邻近的小胡同里有人在輕輕地吹着熟悉的口哨：“小黃鳥——小黃鳥，你在什么地方哪……”

……舒拉和維嘉百折不撓地朝着前綫进发。他們一会儿装成采蘑菇的，一会儿装成捕魚的，一会儿装成难民，一会儿装成失去父母的孤儿，就这样哄騙了不少法西斯匪徒的巡邏

兵和崗哨。

他們穿着磨出窟窿來的破鞋，雨打日晒褪了色的襯衫，帶着那一節釣魚竿，沿着前綫的道路走了又走。

可是，誰會想到，在那一節釣魚竿里，在那根普普通通的竹竿里，孩子們竟把地下組織“中央”的情報帶到了莫斯科呢。

4. 銀 匠

維嘉和舒拉躺在四輪車底的一堆空袋子上。一個把白頭巾斜扎在眼眉上的赤足小姑娘在趕着牛，這是她自告奮勇載孩子們到卡扎羅夫克小車站去的。

兩頭牛慢騰騰地走着，一邊用尾巴搖趕着藍色的馬蠅。在車底下懸着個澆車用的重油桶。那只桶左搖右擺，發出令人厭煩的吱吱聲。

維嘉心里很不痛快：他的腳磨破了，傷口弄脏了，化膿了。本來是應該早點到達自己人那邊才好，誰知道傷口又化膿啦。

在卡扎羅夫克孩子們找到了謝爾蓋·福米奇·盧基揚諾夫：他們該在他那里休息一下，並且得些怎麼繼續朝前綫走的指示。

盧基揚諾夫在卡扎羅夫克開設一家金銀箔作坊，在作坊里有個秘密接頭的地方——游擊隊的秘密機關。

在一段很短的期間里，他竟能博得了法西斯匪徒的信任，一些隨軍的德國神甫都成了他的主顧。這些神甫戴着士兵鋼盔，穿着綠制服。只是在鋼盔和制服上釘的不是“卐”，而是十字架罷了。他們腰側也別着手槍皮套，套里裝着自動巴拉貝倫槍。（注）

（注）是一種自動速射槍——譯者注。

这些随軍神甫把搶劫来的金銀帶給謝尔盖·福米奇，讓他制成象花瓣那样薄的金、銀箔片。再将金、銀箔卖给德国教会同行，去包德国教堂的房頂尖。

……卢基揚諾夫为了免得別人看見孩子們，便把他們安置在作坊后边一間暗黑的小屋里。

謝尔盖·福米奇仔細察看过維嘉的那只坏脚，用盐水給他把伤口洗淨，然后貼上龙舌兰的叶子。

“明天你的脚就能行路了，假如有誰突然来到，——你們就說是我的外甥，从蒂拉斯波耳来，姓瑪特威耶夫，父母都炸死了。記住了么？”

“記住啦，”維嘉和舒拉回答。“我們姓瑪特威耶夫，从蒂拉斯波耳来。”

“特罗什卡，你在哪儿？”謝尔盖·福米奇喊了一声。

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比維嘉和舒拉年岁稍微大点，穿着件綴着細帶子的油布围裙，脚上是一双破帆布靴子。

他拿来一只大鍋，里面盛滿了烤得酥脆的、浇上猪油的蕎麦飯，一大块在白菜叶上烤熟的家常面包，和两把匙子。

“年輕人，吃点吧，睡会儿，我跟特罗什卡去打錘子啦。”

“謝尔盖·福米奇，”特罗什卡焦急不安地低声說。“齐布里斯基又出現了，我从窗子看見他了，也許，他会到我們这儿来吧。”

齐布里斯基过去当兽医，現在做投机买卖，販卖鴉片，是个賭棍，一有机会，总是不惜向德国人密告別人一下的。

謝尔盖·福米奇和特罗什卡走到作坊去，維嘉和舒拉便急忙朝着盛蕎麦飯的大鍋走了过去。

不久，透过那薄薄的隔板，传来了齐布里斯基的声音：

“你好，福米奇，我順路到你这儿来抽支烟。”

“說不定，他发觉了孩子們，所以才来。”謝尔盖·福米奇暗自忖度。“哼，那又何妨。就說是外甥——不就完了么！”

他在压榨机底下压出金箔来，放到爐子上去烘干。

“卡扎罗夫克小礼拜堂的圓屋頂要是鍍鍍金有多好啊，”齐布里斯基說。

“金子不是我的，是德国人的，”謝尔盖·福米奇回答他說。
“我是做訂活的。”

“他干嘛胡扯呢？”卢基揚諾夫自己思量。“一定是孩子們引起他注意了，不过他斗不过我的。”

于是，他坐到齐布里斯基身旁去，吸起烟来。

“齐布里斯基，我有点事求你。”

“說吧，福米奇。”

“有点私事求你。我这儿来了两个孩子……你能不能跟站长提提，隨順路的軍用列車把他們带到罗斯托夫去呢？”

“孩子們是什么人？”齐布里斯基紧接着問道。

“他們是我的外甥，从蒂拉斯波耳来，他們的父母都炸死了。我得把他們弄到罗斯托夫我小姨子家去；要不这两个孩子就完了——其中一个，脚已經开始化脓了。”

“为什么你不把外甥們留在自己这儿呢？”

“我怎能教養孩子們呢！这是女人們的事。”

“嗯……这倒是件麻煩事……德国軍用列車……得請求一下……”

“我不能白麻煩你，”卢基揚諾夫小声說起来。“一定酬謝你。”

齐布里斯基聚精会神地傾听着，一面把根熄灭了的烟头

在手指間擺弄着。

“福米奇，現在都不知道用什麼東西酬謝啦。今天還是錢，可明天就是廢紙一張。”

“我不用票子酬謝，我有些做金箔剩下來的小渣子——金末兒。”

齊布里斯基眯縫起眼睛來，把嘴唇撮成個小筒的樣子，然後心滿意足地點了點頭。

“金末兒真是最相宜的貨幣啦。不管誰當權都好使換。”

“我也這麼想。可是孩子們的事怎麼辦？”

“我想辦法。不是到羅斯托夫去麼？”

“是，到羅斯托夫去。”

5. 在德國軍用列車上

維嘉和舒拉在德國軍用列車上過了一個多晝夜。這軍用列車是由坦克兵修械廠的車廂組成的。

廠長是個德國人，矮身材、禿頭、留着紅銅色的小胡子，他讓孩子們坐在最後一節車廂的門廊里。

舒拉和維嘉都很高興：坐在門廊里，比在車廂里要好得多——只有他們兩個人，不和德國鬼子們在一塊。

在臨別時，謝爾蓋·福米奇曾對孩子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孩子們，別害怕！

那時，維嘉和舒拉也對他遞了個眼色，笑笑，表示：我們一定不怕！

車皮上畫滿了綠色和灰色的條紋，為的是和地面顏色一樣。

當機車在車站上煤上水的時刻，在最後一節車廂的門廊

里总有个哨兵出現。

他坐在車廂里，把卡宾枪放在两膝中間，嘴里老是吹着同一支曲子。

有一次，在車停下来的当儿，厂长用手指作手势叫維嘉和舒拉过去，并且讓他們走进車廂。車廂里堆着許多坦克和装甲汽車的备用零件，放着各种各样的絞盘和起重机，乱摆着大繩子、鏈子和空油桶，在一个盛着煤油的鉄槽里边还泡着些熏黑了的旧活塞。

厂长指点說，这些活塞要用抹布洗淨，抹布就堆在旁边的地板上。

在他們把活塞洗干淨以后，德国鬼子又讓他們把油过滤。

舒拉想在不管哪个車站上弄点小石子，装到口袋里，再偷偷撒到油桶中去。

可是那个哨兵始終是目不轉睛地盯着孩子們，并且一步也不許他們离开車廂。他們只好順从地工作。只有当他們想到：他們坐这列軍用列車到罗斯托夫去是最省事不过的时候，才安下心来。再說在这期間維嘉的脚会完全复原，而那时候他又可行路了。

6. 渡 河

罗斯托夫城远远地留在后面了。

面前是水势湍急的庫班河挡住了去路。

自己人近在咫尺啦！他們就在对岸，但是，可怎么渡到他們那边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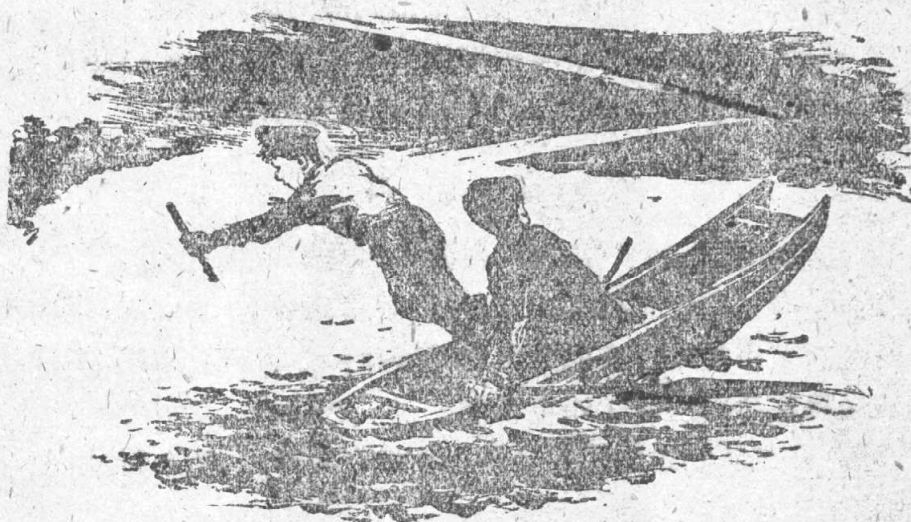
維嘉和舒拉在芦丛里整整徘徊了两天寻覓船只。現在若是碰上德国鬼子，可特別危险：这里就是前綫，不管用什么說

辞,也不能搪塞过去。

临了,在一个浮标看守人房子旁边的板棚里,他们找到了一只小平底船。

夜里,他们将平底船拖到岸边,放下水。维嘉把衬衫脱下来,只穿了件单背心。他把衬衫撕成一块块的宽布条,用布条把船桨缠起来,免得船桨拍水发响。

他们上了船。



船桨一起一落,桨叉的木橛子发出低微的吱扭声。寒风迎面吹来,似乎把星星都吹得暗淡无光了。芦苇塘里发出了沼泽的腐烂气味。

孩子们心情紧张地仔细盯着暗处,迫不及待地等着划到对岸。忽然舒拉焦灼地低声说:

“船漏水啦……”

“你舀水哇!”维嘉回答说,一边还继续划着船。

接着,舒拉开始急忙用手、用便帽往外舀。不过,破旧的